

山西歷險記

投荒萬里到山西

方秋濤老伯攤開了地圖，替我找尋大同的方向。

他說：「噢！大同就在北平的西北，交通也還方便。」

我接口道：

「我也想起來了，書上說：『大同接近歸綏，是山西省通往察哈爾特區的要道，富於戰略價值，因而常有重兵駐守在此……』」方富英姊倒笑起來：

「又不是叫你去打仗，儘着背書作什麼？祇要待遇過得去，賺了錢，回來升學就是了，管他那麼多幹什麼？」

「那倒不然，褚小姐第一次出遠門，我和她父親既是朋友，也有一份責任，總得打聽清楚才好。」方秋濤老伯說這話的時候，他的表情不但嚴肅，而且還有一點蒼涼的意味在內呢。

「沈定宇不是個糊塗人，他既然肯介紹，想必也錯不到那裏去的吧？」方富英的話，顯然有點不滿意她的父親，認為這是老年人的嘮叨。

我不願因為這件事，使他們父女中間發生不快，忙着打岔道：

「我一向想去領略一些邊塞的風光，大同既在內長城以外，漢代初年，又是高祖與匈奴作戰的古戰場，我如能够去觀光一番，必然是極有意義的事呢。」

方老伯哈哈地笑道：

「而況還可以寫幾首詩，題目就叫作『塞上風雲』如何？」

「好極了。」我口裏說着，心上却以為這「風雲」兩字，似乎有點不祥，但也不便多說什麼。

恰好方寄娘進來，叫我們去吃飯，才把話頭打斷。

不久，山西的聘書來了，紅紙上恭楷寫着：

「今聘請

褚舒華先生爲雲岡女校國文教員，月薪銀圓三〇元，並致送來往旅費。」

下款是校長高及天和學校的官章。

再過一天，沈定宇帶來了一胖一瘦兩個中年女人，說是山西×××司令的親戚，特意派來歡迎我，並送我上車的。

我辭別了方家母女，坐人力車到火車站，胖女人說：「大同在京綏路上，從此地去要走八小時，到了大同，自有人在車站迎接。我們不能和你同去，非常抱歉！」

她們看我坐的火車開動了，才鞠躬而去。

這條路，我也是第一次走，車身陳舊，開得又慢。

車輪在軌道上慢慢地磨着，在我的感覺上，磨的彷彿是我的心而不是軌道。

好不容易，山西大同到了。一下車，就有打着大燈籠的馬弁走來向我敬禮，恭敬地問：

「是不是北京來的褚先生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就請上車吧。」

騾車的外表很講究，車身也比一般高。

我上了車，那馬弁就跨坐在車轅上，車伕揚起鞭子「得勒」一聲，車就被那匹健壯的黑騾帶走了。

轉彎抹角地走了一陣，車伕跳下來，拉住牲口，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門前停住。

馬弁扶我下車，並把行李搬下，放在門口，却並沒有爲我送進去的意思。

我抬頭一看，這裏不像學校，倒像個住家的樣子，祇聽見裏邊一聲低喊，即時走出來好幾個女人，分兩行排列在大門裏面。一位胖太太首先開口：

「司令官叫俺們來迎接先生。」

我不知她們是什麼身份，如何稱呼，但叫聲太太總錯不到那裏去吧？但看這幾個女人的打扮大致相同

，便謙虛道：

「有勞各位玉趾，實在不敢當，太太們好？」

於是我被衆女人簇擁入內，行李自有老媽子去搬，在此情形下，我自然不必囑咐，以免被人說我小氣。進入內堂靠左一間房子，桌椅都是紅漆的，北首靠牆有一張固定的牀，雕鏤甚細，錦衾羅帳，鋪設一新。我正疑這房子是那一位太太的綉房時，但聽履聲橐橐，一個身裁頗長的中年男子掀簾而入，胖太太們肅然起立，對我說：「司令官來了！」（勝利後，我在廣州，看見報上登出訃告，×××司令死了。爲了忠厚起見，這人的姓名與當時的職務，仍用鄭司令鄭士富或鬚子作爲代替。）

我尚未前去向他招呼，他却已經搶步過來，向我一鞠躬道：「先生遠道而來，俺很感激，俺這幾個（個唸塊）老婆（婆唸布）以後要請先生多多教導。」

因他留着一嘴鬚鬚，說話不太清楚，我又初次聽山西北部人的口音，以致誤聽成：「俺這幾塊老布。」繼而一想，方知他說的是什麼，便客氣說：「我沒有學問，祇怕還要太太們教我呢？如其說互相切磋的話，那是應該効勞的。」

這男主人鄭司令的兩道眼光，一直在我的面上身上打轉，笑對胖太太說：「你們聽聽，褚先生的話說得多麼得體？所以女人一定要有學問。你們要好好跟褚先生學學咧！」

三位太太同聲答應了個：「是！」

男主人用眼睛對胖太太一看，她立即會意，和另一位太太抬着我的衣箱往牀後放。

「不敢當。」我搶着去幫她們抬，並問：「不是要搬到學校去的嗎？隨便擺一下就是了。」

「俺是請你住在俺家裏的，這就是你的家。」（晉北人稱寢室爲家。）

我忖度這屋子已接近內室，住在這裏很拘束，也不方便。因問：「府上是不是還有樓房？我想住在樓上好一點。」

「樓上太冷。」鬍子（爲行文方便，以下用鬍子二字代替鄭司令）的嘴向胖太太祇一咧，她就立刻飛也似地出去了。

不一忽工夫，頓覺這間屋子裏滿室生春，熱得我覺得有點受不了了。

男主人撚鬚微笑道：「這是俺們這裏的特別構造，叫地坑，在外邊坑口一燒火，屋裏就暖了起來。這房子祇有俺的家和這間有地坑，工程太大，別的房子也有坑，却不是地坑。怕你睡不慣熱坑，纔請你住這一間的。」意思彷彿在特別抬舉我似的。我如一定不肯住在這裏，就有點不識抬舉了。可是敏感的我，頓有一種身入牢籠的恐懼，我早已感到我的身後一直有兩道眼光在跟着我轉動，就像在搜索什麼似的。忽然警覺到我不是一個通客，莫非有人托他在追查我的行踪，因而不許我上樓，以便監視？是的！一定是的！他一見我就神色有異，其中必有原故。我須要小心提防才好。於是想到要求助於高校長，設法搬出這公館去。我說：「我還沒有去見高校長，打算明天一早去拜訪他，把授課的事決定一下。」

鄭司令說：「你不用去的，叫他來見你好了，俺會吩咐他；你的主要功課（他把工作叫功課）是教俺老婆，學校教什麼，俺不管。」（後來才知道，雲岡女校是鄭司令出錢辦的，高校長是鄭的部下。）

說着話，鬍子祇用嘴向胖太太一咧，胖太太立刻會意，對我說：「俺們吃（噙出）飯去吧。」

鬍子首先站起，居然降尊紆貴地爲我打起棉簾子，我謙讓一番，於是魚貫而出。

一進飯廳，祇見圓桌中央放了一隻大火鍋，正冒着熱氣，有股羊肉羶味直衝我的鼻管。

另外還有些什麼菜，一時也看不清楚，但見每人面前都有一碟醋，山西人之於醋，是每飯不忘的。

「怎麼沒有酒？」這一聲帶着斥責的問話，嚇得三位太太一齊驚惶失措了。

「法國酒。」鬍子口中吐出了這三個字，立刻各人面前就多了一只高脚玻璃杯。

男主人起身把盞，並呼喚他的老婆們：「你們一起敬老師酒！」

於是全座起立，向我勸酒。我略略沾了一下，辭謝道：「實在不能喝酒，請各位太太原諒。」

「既不喝酒，俺們吃飯吧。」鬍子就用他自己的筷子夾了一簇羊肉塞到我碗上來。也不知道他的筷有多髒？人家願不願意吃他挾的菜？而況我又一向不喜歡吃羊肉，他大約是個不懂得社交禮貌的粗胚，也不足深怪。但我這碗飯却永遠吃不完了，像數珍珠似的，爲了禮貌，勉強吃了一點羊肉就再也吃不下了。

這位主人竟然看不出我的窘態，又用自己的筷子夾來了一大塊鷄。

真奇怪，人家總是主婦敬客，這家却由男主人爲女客人敬菜，莫非山西風俗是這樣的嗎？

於是男主人撚鬚微笑道：「女學生這樣怕羞，俺倒還不會看見過，你有點怕俺是不是？」

我的臉紅到脖子上來，不敢也不願和這樣不懂禮貌的主人再說話了。

次日，我被高校長接到學校，我教的是國文和歷史，每週十小時，中午十一時回公館，下午爲太太們上課，課本由男主人選定，是曹大家所著的「女誡」。

絕處居然遇故人

不知爲什麼，我在公館總有一種如坐針氈之感。正在煩悶，忽報有人來訪，胖太太陪着一位氣度雍容的中年太太進來，我却並不曾見過，這位太太自我介紹道：

「我是杭州人，我們浙江同鄉人在此地很少。外子特意叫我來拜訪，請你到舍下便飯，敘敘鄉誼。不知褚小姐肯不肯賞光？車子在外面等。」

胖太太告訴我，這位是地方法院朱院長的太太。

看樣子她們是認識的，我雖不算接受一個素昧平生人的邀約，但見此人的眼神很正，決不是個壞人，就接受了她的好意。祇說：「驚擾不敢當，拜訪鄉長却是應該的。」

這位朱太太對於我所住的這間屋子好像很感興趣，她問胖太太：「記得你們從前沒有這一間房的，是新造的吧？」

「司令說：款待老師要恭敬，上月才裝修好的。俺甚麼也不懂，家裏的事，都是司令作主的。」她說着胖臉上顯出一陣忸怩。

「那麼我們走吧。」朱太太攜我上車後，笑道：

「我這不成了綁票嗎？」她說話風趣，教育程度也高，雖是第一次見面，我却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覺。

朱院長年紀不小，當他知道我父親的名諱後，就嘆息道：「不知翰翁已歸道山，司法界失掉了這樣的前輩，實在可惜。我和翰翁訂交還在開封高等法院時候，真想不到在這塞外荒寒的晉北地方，竟無意中見到了故人之女！」

朱太太低低說：「我看情形，這頭老虎又想打什麼壞主意了。把一個家庭教師的寢室，鋪陳得和新房一樣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們先不必就往壞的方面想，不過褚小姐要當心一點，有什麼情況隨時和我內人聯絡。你父親既是我的老友，我對你這位世侄女也有一份責任。今天倒不要耽擱太久，怕他們疑心，吃過飯休息一下，你就送她回去。若遇見姓鄭的，最好把我和她父親認識一節講明，讓他有點顧忌。」

朱伯父如此關心，使我十分感激，當時祇有我們三個人，所以說話不必避忌。

朱伯母一邊勸茶，同時叮囑我，如有要事，用什麼方式和她見面的話。照朱伯母的看法，此人決不存

好心，能早走，還是走了的好。

我是第一天就想走的，一則身邊空乏，連盤費也沒有，再者，我已無家可歸，回北京如何向人說。不明內幕的人，還以為我是教不了被人辭退的。這個世界，一個無財無勢的弱女子，又有誰會來對你表示同情？今後我有了父執，至少可以替我撐撐腰了。

談了一回，朱伯母送我到鄭家，鄭司令沒有在。胖太太知道了我和朱院長家有世誼，似乎吃了一驚說：「那太好了。」但她臉上的神色却和她說話的意義正好相反，我看得出來，她可能已知道丈夫的陰謀，說不定還是幫兇之一呢。

雲岡女校的「老虎」

學校的規模不大，祇有兩間教室，學生的年齡倒不小，多數已結過婚。因為晉北風氣開得遲，女子幼年往往不讀書，早早就結婚了。

這些女生有一普遍的現象，小腳、羅圈腿，可憐她們不知是怎樣做體操的？

其中有一程度比較好的叫孫友梅，年紀約有二十三、四歲了。她告訴我，她早已結婚，丈夫還在太原求學，她不喜歡她的丈夫，所以出來讀點書，打算將來可以自謀生活。我想：

這又是一個包辦婚姻下的犧牲者！她又說：她有一位姓趙的表兄，在陽高當律師，他們也要辦一女學

校，因為請不到好的女教員，祇好請一年老的男教員在那兒維持。陽高比大同還要苦，連白米白麵也買不到，所以沒人願意去。她忽然問我：「老師，你怎會到這地方來的？你住在鄭公館好嗎？」

我立刻聽出她話裏有話，便問：「是怎麼回事！」

「甚也沒甚，俺不過問問，那『真是虎』對你怎麼樣？」這個女生目灼灼地看着我。

「真是虎」？什麼叫「真是虎」？我沒有見過這麼個人咧！

她笑起來，附耳說：「這是鄭司令的渾名，人們恨他專門吃女人，便給他起了這樣的綽號。你要當心，被他吃掉的女人，光大同這個地方少說也有一、二打了。」

我汗毛直豎地想，果然不出朱伯母所料。

因此就有點怕回公館去，藉口改作文，捱到十一點半了，還在學校摩着。學生們留我在學校吃校麵，我還沒有進飯廳，高校長一疊聲喊進來：「褚先生快回去，司令派車子來接了。」

不得已，祇好帶了那些未曾改好的課本上了車。

一進門，就聽見有人在跳脚大罵：「都是你們太笨，不會招待客人……」

我三腳兩步趕進去，喊道：「鄭太太我回來了！」

迎出來的是一張鬍子臉，他一見我立刻笑逐顏開道：「飯都等冷了。」

「我在改卷子呀！」指指手中的本子，「忘了回公館了。」

於是女人們忙作一團，熱菜的熱菜，盛飯的盛飯。

男主人今天不再給我挾菜，指指放在我面前的蓋碗說：「因為你不吃羊肉，俺叫她們弄了隻當歸鴨，有桂圓，你嚐一下試試。」

在禮貌上我不能不謝他的好意，同時手拿一把乾淨的羹匙，把這鴨連湯分送給三位太太們，因我看見這當歸鴨祇我和鄭鬚有，在人情上我不能獨享，另有一種意識告訴我，如此鴨有問題，他必阻止我分送，我就涓滴不嚐，以免意外。結果他沒有阻止我分送，祇是撚鬚而笑：「你既不肯獨吃，俺明天燉一盅大大的，總够你去分了吧？」

第二天沒有看到男主人，知是出巡去了。

我和三位太太處得很好，經常給她們講故事，不覺幾天過去了。

午飯後，男主人出現，比前似乎乾淨了些，大概是理了髮吧？可是他的神氣卻並不很高興，一杯酒下肚，牢騷來了。他對我說：

「俺知道俺的名聲不好，人家說俺糟塌女人，其實，俺不過用錢買快樂罷了。真正貞潔的女人，肯給俺玩嗎？俺這些年已經改邪歸正了，人家却不肯忘記俺的過去。俺知道一定有人在你面前說俺的壞話，俺沒學問，但俺會看人。」他又喝了一杯酒，「其實，俺也是個苦人，七歲沒爹，八歲沒娘，捱餓捱打，給人放羊，混口飯吃。到大了，俺去做革命，坐了牢，全虧她（指胖太太）賣報賺了錢，送飯給俺吃，她是

有功的，俺不能忘記她，不過她們都沒讀書沒知識。」他吃了一些菜，繼續說下去道：「俺做官了，却不會寫信，也不會批閱公文。師爺們不一定靠得住，俺聽高校長說，褚先生的文筆實在好，男人裏頭也沒幾個。你倘有空，俺想請你幫俺做點筆墨上的事，薪水俺會加倍送。」

我正色道：「寫寫信是可以的，祇怕寫得不好，若說加薪水，我是不會受的。」

次日胖太太送來一件藍緞面的狐皮披風，說：「北方冷，沒有大衣不行，這是司令叫俺送你的。」

「我孝服未滿，不能穿綢緞，請你替我謝謝司令。」我推辭道。

胖太太出去一轉，和鄭某人一同進來。

我沒等他開口就說：「古人說的不苟予，不苟取的話，凡屬君子人都應該遵守。我如受了這件大衣就是苟取，而陷閣下於苟予。所以請你留着送別人吧。我是決不受的。」

他瞠目不知所對。我乃解釋給他聽：「苟取，是隨便受人的東西。苟予，是隨便送東西給人。都是要不得的。」

他問：「那你就肯替俺寫信了。」

「信，我可以寫，但不受你的錢和東西。」我斬釘截鐵地回答。

他想了想道：「既這樣，俺也不敢勉強。」於是對胖太太啣了啣嘴：

「你把梁燕老的信取來！連帶信封和信紙。」

胖太太走後，我的態度比前更加嚴肅了，他也不再像第一次見面那樣地把我當小孩子看待。一會兒，東西取到。

他把回信的大意講給我聽。原來是他要與梁士詒合資辦實業，不願師爺們曉得，所以要我代筆。我照他意思寫好，他看過後，認為滿意，纔欣然和胖太太一同去了。

從此，我常常代他寫點什麼。他倒從不會單獨進來過，來時總和胖太太一起。其實，他要我寫的也沒有多少是屬於機密的事，我也深怕多知道了別人的機密於自身不利。幸而其中以應酬信居多，也有是向上級的報告，不屬於軍事範圍的。後來，聽三太太（瘦太太）說，司令把一位男秘書罵走了，如今祇剩一位老先生辦事，有些忙不過來。但他對老先生又不大相信，常常拿了老先生的稿子來教我改。我心上好笑，這草包眼光倒不錯，老先生筆下確是有點拖泥帶水；他不知道公文要簡潔，說多了反而會出毛病。

如今我三天兩頭要向學校請假，為的是趕辦司令交下來的東西，往往是限時限刻的。所謂請假，其實祇要男主人一個電話就算了。不過在我心上，對於學生總覺非常抱歉。盼望他早點另外找到一位秘書，我就可以恢復一上午在學校的愉快生活了。學校再簡陋，也比公館那紅紅綠綠的俗氣擺設看來順眼些。

一天，從學校收到北京寄來的信，是方富英轉來尤輔良姊的長信。我盼望故鄉的消息，彷彿已有一世紀之久了。雖然明知這南方吹來的決不是熏風，可能竟是一張緝拿令呢。但我已急不及待把信封拆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但見輔良姊寫道：

「令兄在你走後第五天的早上，到啓秀來找我五哥要人。聲勢汹汹，五哥問他：『你幾時把令妹交我的？』她三天兩頭回家，我有什麼權柄不許她離開學校？她是體操教員，這次的運動會本校因此不能參加：我沒有向你交教員，要你賠償損失，你倒來向我要人？好！我們法庭相見吧！」令兄一聽真要打官司倒洩氣了。祇在臨走時放下一句言語道：『你不管，我就自己去。碰得著時，一手槍了之。』所以五哥叫你當心！聽說張家方面倒沒什麼，討回了聘禮，另訂別家了。依我看，令兄的做法，也是虛晃一槍，向舊社會有所交代的意思。親骨肉，難道真要干戈相見嗎？」以下是一些問候的話。

方富英則就心晉北太冷，怕我吃不消，叫我多多保重。她說：『沈定字的意思，勸你先把功課溫習一下，預備考試，北大七月中旬報考。』

我因信是在學校傳達室收到的，不好在街上看，祇好回家來拆閱。心想，我來大同，還不到三個禮拜，心境的變換却很快也很大，一重憂慮未除，另一重暗影又緊接着追蹤而來，我的災禍到底有沒有完結的時候？至於那夢裏金童，已被空間阻絕，今生今世當已相見無期了。想着想着，不覺悲從中來，以至胖太太何時進來也不曾覺察。

「老師！你哭了！有什麼煩惱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我回答。心知這種女人是不懂禮貌的，可能過來看我的信，便將信一把塞進了抽屜裏去。

她眼睛眨了幾眨道：「司令明天要請你到雲岡石窟寺去玩，俺們也去。」

我心中正在煩悶，心想去玩玩也好。便問：

「什麼時候去？」

「七點動身，你早些睡吧。」她說畢退出。

我插上房門，再把各處門窗都察看了一遍，才換睡衣，這是天天如此。住在人家裏，每時每刻都要像防賊似的防備人家的主人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！我嘆了口氣。

雲岡石窟寺之旅

兩三輛轎車（坐人的騾車）揚起了滿街的黃土。

不久，車子停在一座照壁的前面，大家下車去看。

鬚子指著一堵綠色琉璃澆成，上面有許多龍狀花紋的雕刻物對大家說：「這是有名的九龍壁和北京宮裏的一式一樣，是大同的一件古迹。」說畢又叫大家上車。

行行重行行，過了不久，車伕說：

「石佛寺到了。」我跳下車，拂拭着滿頭的灰土。其實這是多餘的，窟中的塵埃比路上更多，正在等着我們呢。

一座石門上面，刻着「雲岡石窟寺」幾個大字，因此人們叫別了便稱爲石佛寺。這寺裏有一座最大的石佛，是整座山峯鑿成的。相傳他的手掌上可以擺一張八仙桌，八人圍坐，還綽有餘地。他的耳朵裏，也可以站立兩三個人。可是人們要望見佛像的頭却是需要一點勇氣的。我一時童心未泯，居然手足並用，攀上了石佛的鼻子，放手而立，俯視足下，但見各處石窟嶙嶙，小佛濟濟。正在高興，瞥見有人已把鏡頭對準。我不願被人照相，趕緊跳下來。

鬚鬚嘆道：「可惜了！你方才的樣子，就如同仙女一般，太好看了。爲什麼不肯讓我給你留個紀念？」我本喜歡旅行，即使和這羣蟲物一起，也並不曾減少我的遊興。於是跳上又跳下的，使我忘記了憂愁，也忘記了世間的一切，以至弄了滿身滿臉的塵土，這些窟中的灰塵，都是積世的老物了，拂之不去，揩之枉然。胖太太笑道：「你們來看老師！」

不知是誰送來一把濕手巾，才把臉孔揩個乾淨。瘦太太一向有毛病，走不動，祇好坐着。六太太最年輕，愛笑，却是怕他的主人，想跟我玩又不敢動，那一份傻像，簡直讓人笑斷肚腸。

鄭鬚子十分的高興，哼哼地想做詩，但做不出，只索罷了。

回程在一清淨處野餐，自有跟去的人伺候。

我胃口大開，啃了一隻鷄腿，又吞了一個饅頭，大家都飽餐一頓。這羣可憐的女人，平日緊鎖深閨，幾乎呼吸不到新鮮空氣。偶然作一次郊遊，人人臉上便都泛上了喜悅的光彩。

獨有男主人忽然變得沉默起來，不知在想什麼心事？他自己吃得也不多，祇在看我大嚼。使我想起了在杭州樓外樓，父親看我吃醋溜魚的神情。

胖太太記掛家中的小孩子，想早點回去。但他丈夫說：「俺們還要到老牛坡去呢。」

一座不高的土坡，連着許多平地，並無風景足觀。鄭鬚却說：「這些都是俺的產業，俺還想辦農場，搞畜牧，再辦一所學校，祇恨缺少幫手。」

於是他又做詩了，哼道：「老牛坡下有仙人……」仙人下面却又連不下去了。

我心中匿笑：「一個蒼蠅嗡嗡嗡嗡。」這傢伙連薛蟠都不如呢。

興盡回家，正是掌燈時分。吃晚飯時，男主人對他的太太們說：「你們老師比初來時漂亮了一百倍。

」於是瘦太太附和道：「老師真的胖了。」

「這都是俺的當歸鴨之功。」

「俺們也吃，怎麼吃不胖呢？」瘦太太迎合丈夫的意思說：「俺總以為老師是個文弱書生，今天看她那樣地爬高走低，嚇得俺看都不敢看，她自己倒還滿不在乎呢。」

「誰像你個病西施？」胖太太笑道。

她們簡直把我當下酒物了。幸而我今天情緒甚好，倒也不以為忤。

吃過飯，男主人手捧一隻長長的木匣子，恭恭敬敬放在我的面前說：

「這不是錢，也不是別的，你總可以受了吧？因你這些時給俺做了不少筆墨上的『功課』。」他說着便把匣子的蓋抽開，裏邊赫然放着一把劍，這劍比一般短小，鞘和柄皆雕着精細的花紋，式樣甚古，看那深黯的顏色，必非近代之物。我把劍柄一抽，但見寒光熠熠，霜氣逼人，並隱隱有「莫邪」兩字。我喜歡極了，便問：

「這劍從何處得來的？太好了！」

「俺托人去遠處找來的，你喜歡吧？」

「謝謝！這劍我拜收了。」

他的臉色一亮，反問：「你會舞劍嗎？」

「很慚愧，我從小就想要有一把劍，却一直不曾得到，所以不曾學得。」

「等些時，俺請人教你好了，俺還要教你騎馬，你學問很好，再學些武功，就是文武全才了。」

「祇怕來不及了吧？」

「你還年輕，怎會來不及？」

我向主人再三道謝，就捧着那匣劍，告別同房了。

心想，此人看來對我並無惡意。既不是嘉興方面的密探，也無絲毫其他的企圖在內。他之對我，一半是主人待客的常態，縱有少許感情的成份，也是父性的。他可能把我當成女兒看待也是未可知的，因他家

祇有兩三個男孩子，却沒有女兒。論年紀，他做我的父親也綽綽有餘咧！看着那把劍，認為這是今後天涯飄泊時唯一的護身之寶。我雖還未學會用劍，但自保總是可以的。我已決定和任何人結婚，讀好書以後，決計自謀生活，一劍相隨，遐荒遠逝，倒也相當悲壯呢！

贈劍只為強求婚

因為白天爬了山，心上又十分寬慰，這一夜睡得極其甜美，次日早起，精神很好。於是拿出英文、數學來溫習一番，好些時不弄，數學已有點丟生了。趕緊凝神深思，去鑽研一道比較難的題目，正忙着，忽聽房門上有剝啄聲，於是起身把門打開。一看是胖太太，手中拿了個紙包，大約是點心之類吧？

她見我正在演算，便道：

「老師好用功！今天星期也不多睡一會兒。」

我也不客氣說：「你請坐吧，讓我先把這道題目做好。」

我牀面前有一張定做的大寫字檯，對面放着一隻單人沙發。她坐在沙發上看我演算，一言不發，以免打擾我的思緒。

一會，我把數學書等收起，笑謝道：

「對不起！你找我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有一點事。」她說：「老師和一位姓張的張秀蘭認識嗎？」

「不認識，她是山西人嗎？」

「不！她，她是江蘇人，以前也在俺們家當教師的。」她想了一想道：「就爲了她，俺司令的名聲纔弄壞的。」她餘怒猶存地講下去道：「俺從不曾見過世上真有這樣不要臉的女人，她看上了司令有錢，一直向他飄眼風、說笑話。司令嫌她輕佻沒要她，不知怎樣，她偷偷地就和司令好上了。司令不過和她玩玩沒有當同事的，她自己却在外邊招搖，說她是司令夫人了，俺知道了氣得什麼似的。他又在司令跟前說俺們的長短，對老三說俺不好，對俺又說她們怎樣怎樣，這個家給她攪得不像個家了！」

我驚覺地問：「她也住在我住的這間房子裏嗎？」

「不！她住後面那一間。司令嫌她搬是非，叫她走，她不走，要告俺司令。鬧了幾天，給了她三千塊錢，纔算把她打發走的。司令氣得很，說這女人本就是个爛污貨，要錢不要臉。後來俺們就不敢請教員了，打聽了好久，才又把你請來的，不料你是那樣的規矩，那樣的好。」她結束了這番談話，但仍沒有離去的意思。

我不便逐客，祇好默默地坐着，她忽然打開紙包，把一隻紅絲絨的匣子放在我桌上，並把匣子揭開，裏邊是一枚很大的鑽戒。她說：

「司令叫俺先把這個送給你，別的細節，他再和你當面商量吧。」

我像墮入了惡夢，驚問道：「這算怎麼回事？」

「司令要娶你做他的正室夫人。」

我不能不離座而起，一時羞怒憂急絞在一起，幾乎失去了應付這件事的能力。轉念又想起，母親在世時常常對我講過的：「遇大事要鎮靜」「祇有自己才能救出自己」的話來。

於是我把胖太太拉過來，和她一同坐在牀沿上。我勸告她：「這件事對你是不利的，你不怕他有了新人忘記舊人嗎？依我看，你應該把這戒指馬上還給他；告訴他，我不願和任何人結婚。」我希望激起她的妒意來救我，誰知我錯了，她是無力拯救我的。她很痛苦也很低聲地說：「那他会罵死俺的，俺怕他。」她又說：「你祇當做好事，答應了他吧。你不知道，俺也曾和老三商量過的，她說：老師不肯，他也會娶別人的，萬一娶了個厲害的女學生來，俺們就沒有日子過了。老師很善良，氣量又大，俺們寧願你來，為此俺們要幫他辦成這件事。他說：他娶了你以後，就一心一意做好人。除了俺們外，他決不再找別的女人了。」她把聲音壓得更低：「俺們有娃娃，還有鋪子。你要他先把他的產業撥一份歸你，你就不怕了。這是俺的私房話，你千萬不要對他說俺的主意。」

這個胖女人要引我為助，說的倒是真心為我的話。但我豈肯為此區區財產而委身於禍國殃民的小軍閥！不僅辱沒了自己，更辱沒了在天上的父母！我於是輕輕拍拍胖太太的手，給她一點撫慰，算是答覆。我說：「你的意思我很感謝，不過我是決不能做這件事的。」正說着，瞥見窗外人影一晃，便知有人偷聽。

我索興大聲地說：

「我不想結婚，更不能答應這件事。本來，想教完這學期再走，現在祇好提前辭職了。況且我哥哥不在此地，我也……」

不料我的話還未講完，一個聲音已從門口響起：「你昨天已經收了俺的聘禮，今天又說不肯，這不是翻悔是什麼？」話落，人進。鬍子已在窗前坐定，對我的態度，不像求婚，倒像審問犯人，使我十分忿恨，我反問：「我幾時收了你的聘禮？」

他指指壁上的劍道：「這不是聘禮是什麼？俺若不想娶你做俺的老婆，俺爲甚要請人教你舞劍？教你騎馬？昨天你已答應了，今天怎麼能够又說不肯？」

啊！這人究竟不是東西，好狡猾，他居然敢來向我逼婚，太可恨了，我非懲罰他不可！於是伸手把劍摘下。我掣劍在手，大喝道：「你以爲天下女人都是可欺的嗎？我就把這劍殺死你，爲民除害！」

「呵呵，這劍是殺不得人的，還不曾開口呢。我已看出你是個烈性人，敢把快口送給你嗎？」

我用手一摸劍尖，果然是鈍的，我失望地一連倒退了幾步。於是我按劍而坐，準備他萬一進前相逼，我就把這劍打他，同時在運用心思，知道門力一定鬥不過他，鬥智也許還可以自救。聽見鄭鬍開言道：「你還是個娃娃咧！你聽俺說幾句話好不好？」

我本不願聽他的廢話，但目前形勢，我已被包圍，且聽聽他說些什麼。我必須拿話擊破他的弱點，纔

能够救出自己，於是一字不漏地聽他說道：「你初來的時候，俺就覺得你跟別的女學生不一樣，你穩重、有身份，可是俺還不相信你有學問。後來，俺常去學校偷聽你講書，等俺聽過幾次以後，俺纔知道你學問好，口才也好，俺就一天比一天敬重你。後來你替俺辦筆墨，乾淨利落，勝過師爺們。俺看着你那端莊又能幹的模樣兒，俺便想，俺要是有你這樣一位夫人該多好，對俺的事業有幫助，俺不是個好人，不過俺已醒悟，壞人沒有好下場，俺想替地方上辦點事，補俺以前的罪過，俺沒有別的辦法留住你，祇有娶你，你纔可以一輩子跟俺在一起，做俺的幫手。俺決不敢隨便，俺一定和你正式結婚，你有什么條件儘管提出來，祇要俺做得到俺一定答應。」

當他說話時，胖太太祇是緊張地坐在一旁。

我却默默地在準備對策，我的原則是決不聽他的花言巧語，我回答：

「沒有條件，祇有一句話，我決不嫁你！你不要打錯了主意！」

「俺不是吹牛，女學生俺要多少有多少，可是俺都不要，俺也祇有一句話，俺一定要娶你，俺可以向你發誓，俺從今天起，如其再做壞事，你就把這手槍打死俺好了。」說畢拔槍，把槍柄送過來給我。

我靈機一動，一手拂開他的槍柄，同時我告訴他：「我一直以爲你把我當女兒看待，才接受你的贈劍：若說和你結婚，那不是天大的笑話是什麼？」

這句話，果然擊中了他的要害。他先是一怔，接着便勃然大怒，跳起身來揮舞着手槍嚷道：「一定是

那一個土匪破壞俺的事！（凡他認為不好的人一律稱為土匪。）俺就要他的命！」說畢奔出。一聲聲喊：「備馬！備馬！」

胖太太抓着那鑽戒也追蹤而出。

我急忙收劍入鞘，把劍掛回牆上，匆匆拿一手提包走到外面，但我不是追蹤土匪，而是到朱家去，唯恐鬍子這渾人往朱家尋隙。

幸有朱家伸援手

我從小路趕到朱家，門外沒有馬，我略略放下心，但他也許已來過又走了呢？還是進去看看的好，於是我依照朱伯母教給我的方法，轉到後門口，伸手拉鈴，一長兩短，這是約好了的暗號。朱伯母一開門，就吃驚地問：

「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進去再講吧。」我說。

走到裏邊，知道姓鄭的沒有來，我便把方才所發生的事，一五一十告訴了朱伯母，朱伯母氣忿道：「這人也太可惡了，他竟做好圈套讓你鑽，幸而你急智，等你朱伯伯回來，一定要想辦法對付他。不過照你說，另一個說他不好的人是孫友梅，他會不會去找她的麻煩？」

我十分着急，就要到學校去救人。

朱伯母認爲不妥，正說着，朱伯父從外面回來，身後邊跟着兩個佩駁亮槍的便衣法警。

朱伯父叫法警在下房休息，自己和我們進入上房。當他知道了一切以後說：

「你到學校去可以，我叫法警跟你去就是。」

我也不及道謝，便忙忙地去了。

果然，校門外的繫馬樁上，有兩匹馬在那兒繫着。我三步併作兩步，進入學校。學校中鴉雀無聲，忽聽校長室有談話聲傳出：「司令怎麼知道是張秀蘭搗的鬼？」

「老二講的，老二看見張秀蘭寫給她的信的。」

鄭鬻說畢走出，一見我，不免感到愕然，同時還略略有點愧色。但這些變化祇是一瞬間的事，立刻又顯得坦然無事的樣子道：「你來學校散散心很好，等俺回去派車來接你吧。」說畢和高校長一齊上馬，馬弁在後邊跟着走了。

我見他們走遠後，便一閃身進入學生寢室，找着了孫友梅，告訴她事情的大概，叫她千萬小心，並要她把表兄嫂的住址寫給我，介紹我去找她們。

孫友梅匆匆忙忙寫了一封信塞給我，我把信藏入內衣口袋裏。

「老師一路保重！」孫友梅悄悄叮囑。

我不敢多耽擱，立刻和她道別。

敏感的女學生們，已知道發生了事。（她們十之八九是住校，）眼睛溼溼地要出來送我，我急忙制止了。出門找着那兩名法警，就抄小路趕回朱家。

朱伯父和伯母正在焦急地等待我，見我回來，纔放了心，一同到室內去研究辦法，我說：「他見我不回公館，可能來府上找我。」

「不必等他來找，我這就寫信通知他，說是我留住你，不讓你回去了。他雖渾，死活總還是知道的。我是執法的人，他敢對我胡來，那他就是自己找死！」朱伯父對我說：

「我看，你馬上寫信，向高校長辭職，以清手續。你對那姓鄭的，倒用不到說什麼，當初並不是他出面請你來的。」

接着，朱伯父和我都已寫好了信，交給一位法警，叫他帶收條回來。

朱伯父嘆息道：「這些假革命的軍閥，已把國家弄到這個地步，如今魔手竟伸到良家女子的頭上來了，我倒要看看他有沒有膽子來我家要人？」

「真正的革命軍人，他們是有主義、有思想的，他們的生活態度是嚴肅的，像鄭士富這種人也自稱革命軍人，豈不是辱沒了革命兩字？」朱伯母補充了他丈夫的話。

正說着，法警帶回來兩張收條說：

「收條上都是蓋了章的。」

朱伯父接過一看，認爲滿意，教我把收條保存。

我來時倉促，祇帶得一只手袋，盥洗用具、替換衣服，一概皆無。而且也不能長住朱家，我心上已經有了一種打算，便說：「我想離開大同。」

「我女兒在北平，你到我女兒家去怎麼樣？」朱伯母說。原來她們有一子一女，都已成家，兒子和女婿都在北平做事。

「閒住總不是辦法，我想去陽高看看，」

朱伯父說，他有一位朋友在陽高，此人很有見地，也很正派，可以介紹我去找他。一問姓名，正是孫友梅的表兄趙志成。真是太巧了，於是決定到陽高去。

「這樣好吧？我先派人拿我的信和趙志成取得了聯繫，看他們是不是能够安插你，纔好決定行止。同時也看看這姓鄭的反應如何，還有你的行李總不能丟掉，要去拿出來纔好。」這是朱伯父的看法。他是個老法曹了，遇事總以法律爲根據，於是朱伯母問我：

「你身邊有沒有錢？够不够盤費？」

我回答：「祇領過一個月薪水三十塊銀圓。用了些，現在還有二十塊。到陽高路近，大致够了。」

「這傢伙也太苛刻了！」

「不！他倒是屢次要送錢給我的，都被我退回去了。」我把他送狐皮大衣，以至什麼張秀蘭的事之類，都對朱伯母她們講了。

「他是老吃老做了，被他用請教員的幌子騙人的已不止一次，也不止姓張的一個，不過這張秀蘭的事，鬧得比較大一點罷了。因此，我們一聽說你來了，你伯父想起了嘉興有一位褚老先生，不知是不是一家？就叫我去看看你，我一見你那樣純潔和天真，深怕你吃虧，便用請吃飯的名義把你請來，提醒你要你防備他。」

我這時已把朱伯母一家當恩人看待，一切感謝的話，都無法表達我的心意。我祇說了一句：「伯父伯母的高誼，我是終生不會忘記的。」

「你先不必謝我們，問題還沒有解決呢，我們先不要太樂觀。」朱伯父說畢，走出外面，對那法警附耳說了幾句，祇見那法警匆匆走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伯母說：「我們家已有人周密保護了，你放心就是。」

匆匆違難去陽高

鄭驕並沒有派人來，陽高的同信倒來了，信上說：「如褚小姐不嫌地方寒苦，他們願意請她主持縣立女學的校政，委令由縣長當面致送。……」

現在需要解決的是如何去搬取行李的問題了，朱伯母毅然決然地擔任了這件事，她說：

「你不必去，我一個人去就够了。」

於是我把箱子鑰匙交給她，並拜托了她一些零碎事。

一小時以後，朱伯母帶回了我的全部行李，並告訴我交涉的始末是這樣的：

胖太太一聽我托朱伯母去搬東西，便立刻把男主人請來。

鄭鬚表情尷尬，起初他不肯讓步，經過朱伯母曉以利害後，他纔知我這人並不如他所料那樣的簡單，方承認了他的失敗。他嘆氣道：

「俺如今也後悔，俺不該把話說急了，惹得褚小姐生氣。她一定要走，俺自然不敢強留，等她氣平了再想一想，俺還是歡迎她回來的。」他叫胖太太把我的箱子鋪蓋取出交給朱伯母，朱伯母照我的意思，把箱子和被褥打開。當衆看明白，並沒有帶走他們家的東西，這才把抽屜拉開，整理我的筆墨書籍。

我曾交代朱伯母，桌上有兩本秋水軒尺牘是我的，我要拿回來。一部韓非子，還有莊子是鄭家的，請代我交還主人。主人自己雖識不了多少字，因知我歡喜古書，就叫師爺去搜購。這師爺見書就買，因此這鄭家居然有了那樣與他們的知識程度絕不相稱的古本書籍。

至於信件，我是隨收隨繳的，以免落入鄭家人之手。

胖太太陪鄭鬚一同恭送朱伯母上車時，鄭鬚還說：「俺不怨褚小姐，祇恨那破壞俺名譽的女土匪，俺

不會放過她的。」

依照朱伯母的判斷：「胖太太不但不笨，還倒有點手段的呢！這個張秀蘭，大約是被她排擠走了之後，和鄭鬚還有點藕斷絲連。她就借你的事中傷她，以加深她丈夫對張女的忌恨。這是歷代宮廷裏，妃嬪們互相排擠的老把戲，不圖專制時代的悲劇，還會再見於民國成立後的軍閥家庭！這豈是革命先烈們始料所及的朱伯母說畢嘆息。

第二天，我就由朱伯母護送到陽高去。